



中 国 现 代 文 学 百 家

李健吾 代表作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李亦飞 编选

華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健吾代表作/中国现代文学馆编.

- 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1999

(中国现代文学百家)

ISBN 7-5080-1791-9

I. 李… II. 中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现代

IV. I 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6269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开本 14.25 印张 342 千字 4 插页

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4100 册

定价:19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《中国现代文学百家》编委会

主 编 舒 乙

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

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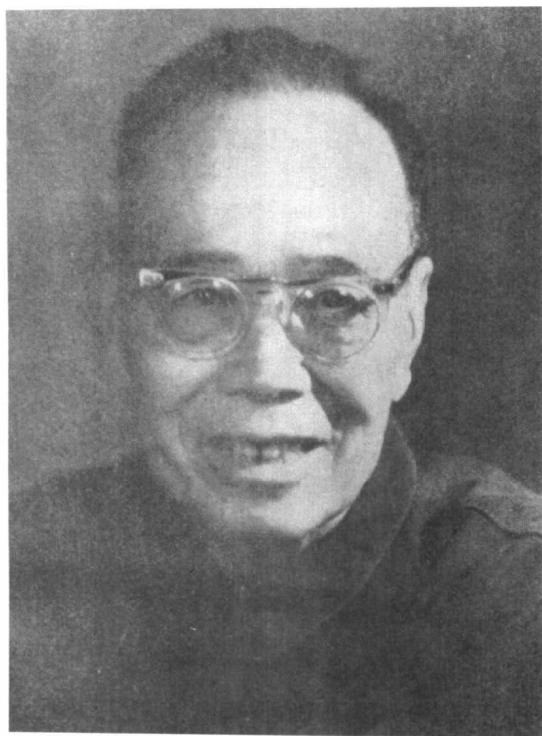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

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

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

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



李健吾



李健吾作品书影

目 录

剧 作

这不过是春天	3
王德明	67

小 说

终条山的传说	135
一个兵和他的老婆	140
心病	189

散 文

威尼斯	379
翡冷翠	393
时间(代序)	400
匹夫	404

希伯先生	409
怀王统照	412
切梦刀(代跋)	416

文艺评论

《边城》	421
《雷雨》	427
叶紫的小说	433
李健吾小传	446
李健吾主要著译书目	448

剧 作

这不过是春天

人物 警察厅厅长， 年四十余。
厅长夫人， 年近三十。
女子小学校长， 前者堂姊，未婚，年三十余。
王彝丞， 厅长秘书，年约三十。
白振山， 密探，年约五十。
冯允平， 年约三十。
男 仆

地点 北平。

时代 北伐中某年春天。

时间 第一幕 某日下午。
第二幕 次日下午。
第三幕 又次日上午。

第 一 幕

一间富丽有致的内客室，近代布置，用起来舒服，
看起来上眼。右方通大客厅，从斜斜挂起的绒帘底

下，传出欢笑的声音。后墙靠近左角，有一小门，通内院，或出或入，总是顺手关住。

从大客厅进来一位衣饰华贵的少妇，一句话不说，站住噫了口气，然后三脚两步，全身倒在沙发上，闭住眼，疲倦极了的样子。她睁开眼，发现男仆立在帘子一侧，捧着一封公函。

夫 人 （恼了起来，翻身坐直。）站在这儿干什么，不把帘子给我放下来！

男 仆 是，太太。
〔他回身放下绒帘。〕

夫 人 你手里谁的信？

男 仆 （向前。）厅长的公事。

夫 人 那你跟着我！

男 仆 是，是。
〔他转身趋向小门。〕

夫 人 回来！什么公事？

男 仆 上头下来的公文，王秘书看过，叫我呈上厅长。

夫 人 哪个上头？拿给我看看！

男 仆 是。
〔他趋回，递上公文。〕

夫 人 （看了一眼封皮，扔到圆几上。）左不是些鬼事，有什么着急的！

男 仆 是。

夫 人 你先去告诉姨小姐，说我有点儿头疼，请姨小姐替我张罗张罗客人。

男 仆 是。

〔他过去掀起绒帘，随即侧身而立。〕

男 仆 姨小姐。

〔女子小学校长进来。〕

校 长 （向夫人。）好个自在人儿，偷偷躲在这儿！你就像一块磁铁，大家一不见你，就别想黏到一块儿。有的拉长了脸，就欠打座入定的份儿；有的走开找自个儿的人，去说自个儿的话，倒像不是在谁家客厅，是在什么陶然亭。一句话，这叫做各奔前程。

夫 人 我懒的应酬，说来说过去，全是些耳朵听腻了的老生常谈。

校 长 你不是懒，你是赖。

夫 人 赖也罢，女子一赖就是懒。

校 长 你忘了心字旁儿也成。

夫 人 还是没有心的好。（向男仆。）办你的公事去，老在这儿干什么！

男 仆 是，太太。

〔他趋前，拾起公函，转向小门，下。〕

校 长 （过来坐下。）你做了好些年阔太太，脾气像是更大了。

夫 人 你还当发脾气只是女孩儿家的事。做了阔太太，头一桩事就是练着使性子。

校 长 我这多年的老姐，不说什么的话，越来还真越不了解你。外人看，还只当我们浮面儿生活不同，刨开根儿，满不是这么一回子事。你有你的小性子，我有我的出发点，自来走不到一条道儿上。

夫 人 不过，有时候一个人，我会无聊到了万分，就跟现在一样，像个糖稀人儿，躺在椅子上头，热的眼看要归了原，想——对了，想，想着你的世界，想着我以外的现实。全是不

可知，全在我的能力以外。幸福吗？也许。反正我没有进去看过。可是叫我打进那层花纸罩儿，混在里面过活，不客气，我真还没有那股子邪劲儿。

校 长 其实姐妹里头，还就是你沾个玲珑剔透的边儿。

夫 人 可是我日子过的腻极了，你叫我怎么办？

校 长 听我讲，你可以拿钱买日子过。

夫 人 亏你这小学校长！我问你，谁有钱再买一个丈夫？再买一个家庭？一个环境？一个世界？

校 长 问题在谁有钱换的掉自个儿的心。

夫 人 对！还是姐姐，一针见血。告诉我，你怎么那么拿的稳自个儿？

校 长 我也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。不信的话，我的校长让你做两天。

夫 人 （摇头。）我怕透了你那一群小孩子。

校 长 你自个儿就是一个小孩子：淘气，顽皮，又残忍，又好奇，又任性，冷起来井水一样凉，热起来小命儿也忘个干净，回头玩儿久了，又要说不出地厌烦。

夫 人 你忘掉一样：我不像小孩子那样天真。

校 长 所以她才愧见我那群小学生。你还记得吗？前年我请你到学校讲演，你站在讲台上就不知道叽咕了些什么。

夫 人 是的。是的。我想起来了。让我告诉你，我是一道儿哭着回来的。看着那群小孩子，我觉得——我什么也不觉得，就觉得伤心。（站起。）我要到里头歇歇，你代我张罗一下客人。

校 长 你坐下，我有话告诉你。

夫 人 我听腻了，准是学校募捐。

校 长 那也是一桩事。不过，坐下听我说，你一辈子也想不到。

夫 人 啊!?(重新坐下。)是不是太阳打西出来?

校 长 我不像你那么悲观。太阳不会打西出来。地球也不会停着不转。

夫 人 我看你带了好风儿来。说罢,我那点儿要困的意思也溜了个快。

校 长 有一个朋友打远地方来看你。

夫 人 看我?

校 长 看你。

夫 人 讲在前头,要是谋事,我不见。

校 长 你简直忘记天有多高,地有多大,人有多少。

夫 人 你也熟识?

校 长 托你的福。

夫 人 老朋友?

校 长 你多年不见的朋友。

夫 人 冯允平!

校 长 我瞧他这一趟不白来。你还没有忘掉他的名字。

夫 人 你怎么晓得他来?

校 长 他上午到学校看我。

夫 人 于是向你打听我。

校 长 不错。

夫 人 他要见我一面。

校 长 不错。

夫 人 老天爷,我的心要跳出腔来。

校 长 我以为你把他忘干净了,所以听到他讲起你,我才答应给他做先容来的。

〔男仆由小门上,打算溜出去。〕

夫 人 你放心,我没有什么。

校 长 （瞥见男仆。）回头有位谭先生拜会太太，你一直领到这儿来。

男 仆 是，姨小姐。
〔他走向客厅。

校 长 （叫住男仆。）喂，你先给太太倒杯茶。

男 仆 是。
〔他由客厅下。

夫 人 他一直到这儿来看我？

校 长 请问，不是这儿，倒是什么地方？

夫 人 （嗟嚅。）自然啦，自然啦。我是说他一直来？

校 长 难道还像当年你做小姐的时候，叫人家曲里拐弯儿地来？

夫 人 看你把我说的！

校 长 我不说了，你先喝口茶再讲。

夫 人 你这刁难的姐姐！（呼唤。）高陞！你把茶倒到哪儿去了？
〔男仆应了一声：“来啦！”用茶盘托上两杯茶，放在她们面前。他停了停。

校 长 （向男仆。）记住领谭先生到这儿来。

男 仆 是。
〔他由客厅下。

校 长 请茶。

夫 人 我不渴。

校 长 （加重。）请茶，厅长太太。

夫 人 （叹气。）是啦，校长先生。（抿了口茶。）你说他马上就来？

校 长 我们约好了时间，是我先来你这儿等他。

夫 人 其实用不着。

校 长 （站起。）我倒这么想来的，不过，我怕你小孩子脾气，先说一声，你好有个准备。